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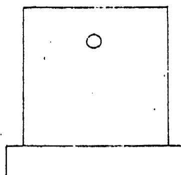
讀禮通考卷九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具四

碑

碑石爲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陳氏禮書本

檀弓公肩假曰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注初謂故事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矣 疏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今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槨於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于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于槨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綍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

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旁表柱也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

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貫繩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

後漢書中平四年陳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絰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

範先生

郭泰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於郭有道無媿色耳

摯虞文章流别論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宋書晉武帝咸寧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録行事就刋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劉勰文心雕龍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迹於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庸

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温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

則銘標序盛徳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隋書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

唐會要五品以上立碑

封演見聞記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桓楹天

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碑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頭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

吾為人作碑多矣唯有道無媿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為後鎮石耳誠哉是言也

陸龜蒙笠澤叢書碑悲也古有懸而窆用木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此亦德政有碑之起也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斯造宜始於嶧山之刻

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墓有四初葬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後世德政碑亦作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陳祥道禮書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内庭實陳于碑外燕禮賓自碑内聽命聘禮醯醢百甕夾碑十分以為列賓自碑内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

夫士之宫皆有碑矣鄭氏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宫室以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無碑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碑如桓楹則宫室碑制可知

張師正倦遊録前漢碑極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皆是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本朝唯東坡獨能守之所作司馬公范蜀

公等六碑耳

孫宗鑑雜録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麗者猶繫也以之繫牲則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曰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閒為轆轤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無碑蓋古葬唯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請隧勿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

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其後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得古碑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唐陵皆無碑記唯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宋祁筆記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
孫何碑解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
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
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
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録者
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
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撰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
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

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鐘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鉞銘不謂其文為黄鉞也崔瑗有座右銘不謂其文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

豐碑斵大木爲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
喪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
封用綍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
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縱下之
時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旣入廟門麗于碑釋者
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鞘貫
碑中也聘禮曰賔自碑内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
釋者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隂陽也考是四説

則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乆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

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
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
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
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
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
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
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
髴乎古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

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緋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鋮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祼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性情謂之歌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則如班蔡之作存

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況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覲公曰此無足異也葢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嘆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說

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髙而夸為大言茍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事祖廣記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

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爲始而名焉自秦漢也　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

朱子語類古人唯冢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冢上四角四碑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則無不刻之且於中間竅孔不知何用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而

上小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黄公紹韻會舉要碑説文豎石紀功徳從石畀聲徐曰案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于其上紀功徳此碑字從石秦以來制也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封禪之言始於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乃爲名迹於弇兹石上亦不言碑也銘勒功徳當始於宗廟麗牲之碑也祭義言麗于碑士昏禮聘禮入

門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内皆有碑鄉飲酒鄉射三揖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則庠序之内皆有碑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蚤晚宫廟用石為之葬碑取懸繩繂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又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於懸棺之碑者蓋今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令人墓隧宫室之事道謂之碑矣

潘昂霄金石例碑文皆須實録不得濫有襃飾立碑二品以上高不得過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高不得過九尺　墓碑無銘詞刻墓前石柱上亦有刻在碑上者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立碑

唐錦夢餘録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用以繞紼麗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為人

作碑文而往往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笑於孫公矣

明太祖實録碑碣功臣沒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闊三尺六寸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闊三尺四寸龜趺高三尺六寸二品蓋用麟鳳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闊三尺二寸龜趺高三尺四寸三品蓋用天禄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闊三尺龜趺高三尺二寸四品圓首高

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闊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五品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闊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品圓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闊二尺四寸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方趺高二尺四寸

神道碑

事祖廣記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木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於葬兆之

東南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案後漢中山簡王焉薨詔為之修冢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

集古録宋文帝神道碑題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大字而别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古人刻碑正當如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系唯恐不詳然自後漢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予家集古所録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

以來始有也

乾學案霍光塋築神道蜀郡太守王稚子太尉劉文饒並有神道非始於後漢晉宋之世蓋自漢以後一命而上稍有聲績者其沒也無不立碑著神道與闕亦不論官階其式多不相同有暈有穿暈或三四重而穿則一首趺兩旁或刻人物麟鳳龜龍及諸圭璧珍寶之形窮工極巧以爲厚終之禮如是方可慰

門生故吏及其子孫無窮之思而不知汰已

甚矣建安時之爲制禁也宜哉

吴曽能改齋漫録葬者墓道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

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於神道楊震碑

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非也漢書髙惠文功

臣表戚圉侯季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隷

臣霍光傳光薨光夫人顯改大其塋制起三山闕築神

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於後漢但表所

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隷釋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知此葢是一人猶王稚子闕畫書其所歷官也其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最工此字及馮煥王稚子闕皆是八分書

程大昌演繁露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

之道也

寶刻叢編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陽題云

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案酈道元注水

經淯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云蜀郡太守

姓王字稚子南陽西鄂人

漢太尉劉寬神道有二其一曰漢太尉劉公諱寬字

文饒其一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昭烈侯劉公神

道各有一螭蟠屈乎其上而下作獸面如彝咢間饕

飧之象當是雙闕所刻圖畫微拙不及王稚子沈新豐之精也

訪碑錄鄧城縣南十二里張相公墓前有大周魏君之神道字

六朝事迹梁吴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題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吴平忠侯蕭公之神道

梁安成王蕭秀墓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云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　梁臨川王蕭宏

墓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黄鉞侍中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　梁建安侯蕭正立墓有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立於墓隧道之左面南立螭首龜趺各依品從合得尺寸見儀制令更欲撿之此未盡也

王行墓銘舉例案神道碑其題有二有碑額之題有碑文之題碑額之題簡碑文之題詳蓋既題其額又題其文也

凡神道碑首必詳書其世系重其所出也

陳龍正家矩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為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勲業流傳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冊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嘗讀其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又何用人唯有自立於生前寧須借重於死後儻祖先有隱德微情足以感動後世子孫中推一有文采筆力者為質實記之或有及門諸子互記而彙輯之

如年譜之屬用志不忘可也

先塋碑

金石例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唐宋皆無之所書三代并妻子例似與神道墓誌等碑不同

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戶先塋碑不書李千戶之妻某氏只寫子幾人其妻恐昌道言婦人未終如何敢書

魏叔子曰嘗考古金石例至金元之間而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葢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為之者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為宜然而讀其文往往多頌而寡志畧死而詳生君子譏焉

御製碑

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

東觀漢記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蚤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辭

唐書魏徵傳徵薨陪葬昭陵帝作文於碑遂書之

王定保摭言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

宗夢見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髙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唐書張說傳說卒帝為製碑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唐太宗自撰魏元成碑徳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

御書碑

唐書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

墓
盧懷慎卒帝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文帝自書之
張説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郭知運卒帝詔中書令張説紀其功於墓碑
春明退朝録皇祐中王侍郎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沂公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公顯忠李忠武旌忠寇萊公全德

元老王太尉教忠積慶文潞公父洎親賢李侍中用和襃親齊國獻穆公旌功曹襄悼舊學晏元獻崇儒丁文簡顯先積慶趙中令子丞旌忠懷德張侍中書儒賢高文莊襃賢范文正思賢劉丞相沆清欽王武恭旌忠元勳狄武襄襃忠陳恭公純孝張文孝忠規德範宋元憲英宗御篆淳德守正呂文穆上御篆大儒元老賈魏公

碑額跌

六朝事迹齊獻武公墓在棲霞寺側有碑額曰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公之墓

隷釋益州太守碑以朱爵為額龜蛇為趺龍虎銜璧在其兩旁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凡漢刋其首行即入辭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唯此碑爾

漢是邦雄傑碑無名碑以天禄為額其下刻一牛首又有碑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則没字碑也此碑之文曰是邦峻生雄傑峻之上下各闕一字

呂祖謙文集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其官墓誌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銘銜則列於銘後乃爲得體金石例書碑額例真字八分書謂之題額篆字則云篆額

碑陰

隷釋孔宙碑陰有門生故吏名漢碑多有陰然稀少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

益州太守碑陰有牧靡故吏三人題名在趺之右此

碑刻五玉三獸下有牛首蜀中漢碑如是者有柳敏碑陰馮緄墓道雙排六玉碑又有單排六玉碑與此凡四

隸續漢柳敏碑陰其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牛首銜環兩旁凡六玉其右則瑁圭璧其左則琮璋璜

沒字碑是邦雄傑碑之陰也與馮緄墓道一碑相類非磨滅者朱雀在其上龜蛇在其下

碣

後漢書趙岐傳岐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吕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我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岐初名嘉

後漢書注 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李斯所造

隋書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

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唐會要七品以上立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
亦立碣宋制六品以上則立碑八品以上則立碣
封演見聞記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
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庵寺前楬著其姓
名注楬杙椓杙於庵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
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峩嵋爲泉陽
之楬玉壘作東别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

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

珊瑚鉤詩話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

誌石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疏章明志識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

方慤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内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南齊書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宫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顔延之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唐會要誌石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之

封演見聞記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

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顔延之為王球作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絶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

青州世子樂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越女嫁為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則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馮鑑續事始 案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其死命刊石埋於墓前墓志恐因此始

司馬氏書儀 誌石刻文云某官姓名婦人云某姓名妻某封某氏某

州其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無官封者但云姓名或某氏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丈夫云娶某氏某人之女封某邑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若直下穿壙則置之便房若旁穿為壙則置之壙門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于石亦謂之碑降自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光昭衆所稱頌乃流令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乃以巧言麗辭强加飾采功侔呂望德比仲尼徒以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

帝曰欲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旣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後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邪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他日人自知其賢愚耳

朱子家禮誌石用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刻云某官姓

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朱子語類問政和禮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温公有之今當何從朱子荅云誌石為久遠之計埋於土中有何僭禮須在壙上二三尺縱遇畚鍤猶可得止勿置壙中　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

題又當何如朱子曰宋故進士或云處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畧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金石例墓誌納之墓中柩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無定制上一斗於平面上大字題某官某人墓誌銘曾見古墓中石誌制度如此又記上一斗止寫某人墓誌不書銘字下一斗上作小字書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誌銘并引或言有序或言并序序後書序及銘刻畢以丹填之上下二斗

字並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揩起揩石如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不使二石實相厭著

錢希言戲瑕　牧野竹書紀年作坶野　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漢髙祖孝文各為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案古法帖上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而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都殖業坊十字

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宫寢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魂氣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刋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即趙岐與兄子

書大丈夫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吕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吴郡陸績豫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吴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唐傅奕武德中為太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不傳今人則連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上耳買菜求益

嚴光所以深歎歟案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啓好事者語云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呂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慚愧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時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唯郭有道一片無媿則西京時已有此風邪予嘗

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叙生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於尚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著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著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近世凡墓誌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者於前至往往假顯者之名以誇於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材帖云墓銘刻石不必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人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

此古人有深意況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邪予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者之所爲也有止書其官其人於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於城南草間得

宋時墓石一方乃子誌父其諱處字皆畧草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為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矣

吕坤四禮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碣者揭也一抔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况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書為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為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鐵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注云處覔時誤為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為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内向重重鐵束誰復從容為汝鉗鎚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邪即知其名姓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為

掩之能背後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于碣面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于壁間有何不可

顧起元說畧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顔延之為王球作墓誌以其素族無名誄故也案博物誌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王史威長死葬銘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為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識焉說者謂識誌也又闔閭墓中石銘莊子衛靈公沙丘石椁銘今古帖有比干墓銘文心雕龍云飛廉有石椁之銘據此則非始於延之也

陳龍正家矩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準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繇知為其家而遽歇手乎冀有斷鐵開石諦察詳觀抑又難矣宜仰字於面但以瓶覆之離壙前數尺淺埋之盂

子葬母自刻跪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為孟母墓聖賢蓋唯欲人之早見之也

權厝誌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又有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權厝誌又有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權厝有誌又一例也

歸祔誌

墓銘舉例柳宗元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無銘詩不忍詩而銘之也又一例也題書歸祔又一例

也

遷祔誌

金石例柳子厚有叔妣陸氏夫人遷祔誌

誌殯

墓銘舉例柳宗元誌從父弟宗直殯誌其人殯又一例也

墳記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韋夫人墳記云祔而不合大葬

未利以俟蓋實權厝誌也題書墳記又一例也

墓記

墓銘舉例朱文公有劉樞密墓記又有范直閣墓記題書墓記同柳文韋夫人墳記例也

壙記

墓銘舉例朱文公有知縣何公壙記又有亡嗣子壙記題書壙記同韓文女挐壙銘例也

墓甎文

漢隸字源 漢謝君墓甎文元和三年作

墓甎記

范成大吳郡志江纂墓江逌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甎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起卿為賦詩家有古瑑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録古𦬠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為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兹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埏

埴合葬無别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
白二父遂兼書於逌乃宗適誌云養父諶本父逌也考諸晉史
篇真是小出入字畫亦嶮勁然不類鐫斲漢魏尚豐
碑此獨何褊廹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於時義熙
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
爾寧詒不孝責審訂既皆然疑去喜自適歴年七百
餘暫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置茲當服
前用代銘几席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小姪女墓甎記實銘詩也而無序題書墓甎記又一例也

吾衍學古編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方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於壙中

穿中記

漢隸字源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建初二年立在眉州碧雞巖紹興丁丑武陽城東彭山之上掘得之

墓識

墓銘舉例宋陳瓘有尚書曽公墓識敘所歴官而不書行治無他辭唯結以其官陳其敘次一語題書墓識又一例也

墓版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其實表也

窆石

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為窆

會稽志禹廟窆石遺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録定為漢刻

趙明誠金石録 漢窆石銘永建元年五月

蓋石

周密癸辛雜識 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蓋豐下殺上上書其朝其官其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周鐵

扃扃之後人立碑於墓道之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為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為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文云敢祔碑陰之義假蓋石以書其辭

讀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九十九至一百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讀禮通考卷九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具五

墓銘

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乾學案祭統所言實鼎銘非墓銘也但後世

作誌銘者無不援此以為據故節録其文以見銘文之所本

荀子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注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

乾學案繫世即周禮小史之職所謂奠繫世者是

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舊唐書令狐楚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

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志但志

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毋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

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已媿而懼至於道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

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王安石答錢公輔書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輙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

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麤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歎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

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唯順愛自重

乾學案介甫此書可見古人叙事簡嚴之法故録之

容齋隨筆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

時議以為自古蠶文獲財未有如邑者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乂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誌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昵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

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
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
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
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
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
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得已
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本朝此風猶存
唯東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

富韓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為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為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縑帛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

朱子語類朱子喪長子𡸁轎柩止用紫蓋畫去繁文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刻姓名歲月居里

二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

金石例漢碑有銘辭亦有無者今亦然

張所望閱耕餘録杜子夏臨終作文及死命刻石埋于墓側此後世碑銘之始

何孟春餘冬序録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顔延年始為其制案吴志凌統卒孫權使張承作銘誄則三國時事也又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

原壄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埀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纂葢秪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之詳如此近世士大夫有不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説也

李長蘅曰銘者名也所以名其爲人使其人精神顔面傳於後世也韓子之銘王評事也叙其文書衙袖之事銘李侍郎也叙其篤信方藥之語千百世而下讀其文者談笑謔誒如或見之今之爲辭者緣飾名行鋪陳盛美欺生誄死貸口借面雖其大書深刻碑版照耀而其中固枵然無所有則亦何怪其速朽哉

乾學案李長蘅荅徐巨源書云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後不典之辭

也及見金石文字記有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四品孫義陽朱賔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又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秦貫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據此則古人亦有書婦者矣鄭府君志係拓本予曾見之梁府君志近出終南山楩梓谷土中葢當時未及見耳

壙銘

金石例韓退之有女挐壙銘

埋銘

墓銘舉例朱子有女已埋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題書埋銘又一例也

陳瓘有侍郎鄒公埋銘同朱文公女已埋銘例彼但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石槨銘

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槨銘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墓銘舉例宋歐陽修有母鄭夫人石椁銘石椁有銘又一例也書作椁之日而系以銘又一例也

石塔銘

文苑英華蘇頲故悼王石塔銘王即開元神武皇帝第九愛子也二歲而未及周葬於萬安山之東南嶺

壙唯五尺棺不三尺壘石塔一丈於其上不雕不礱

墓表

漢隸字源謁者景君墓表元初五年立在濟州石磨滅不見名字東漢墓闕自路都尉始爲文則自景君始文章緣起云墓碑自晉始非也

朱子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案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爲法焉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須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畧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其後右而周焉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

亡誌蓋之例云

表墓石立於墓前就地埋定上題云某人之墓無文詞墓雖無碑者亦當立此石

殯表

墓銘舉例韓退之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實銘詩也銘宜詩而墓銘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因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例也

石像

吳寬家藏集　耶律丞相墓在甕山下前有石像鬚分

三䌌其長過膝

石函

隷續魏甄皇后識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鄞民耕地得一緑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笏頭蓋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

吉金貞石志應州馬神祠前施食臺石刻八卦於旁又書二十八宿字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

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其蓋也

石臺

倦游録法華人發古冢得碑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州周闓字道舒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桓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背鐫成文叅此周闓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

諱嶓者蓋閘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唯得銅銚一二足蟠柄面闊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求售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為漢南人取去

石室

水經注鉅野黃水南有荆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鴟尾造方井側

荷梁柱四壁隱起雕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

漢隸字源太守張景題字光和六年立在高朕石室

梁上博士題字在高朕石室中弘農太守張君題字在高朕石室中

石壁

夢溪筆談濰州金鄉縣發一古冢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

石祠

水經注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石祠石廟四壁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

石柱

訪碑録北海縣東二十里漢博士逢汾墳前有雙石柱篆書

隋書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石闕

水經注邵縣有黃家墓墓前雙石闕雕制甚工俗謂之黃公石闕黃公名尚漢司徒

譙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復思已碎

隸釋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阡表銘壙之濫觴

也有文而傳於今則自謁者景君始中皇帝賻三字特書於誌文之上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之遂相祖述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酈氏水經注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北方而南人未之見乎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媿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儀典諳憶無

遺毋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范書所載豈不知之
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其云始於晉宋非也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漢明帝永平八年造東
都冢墓閒石刻傳於後世者自此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歷
豫州刺史至徵試博士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
字云會稽東部路君闕其次書造闕年月日永平之
八年也字畫兼用篆體前闕人物之後小字一行却

是隸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仗負劒嚮字立東部之前亦一人執仗負劒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兩手各有所執末亦一人執仗負劒而其前又有一人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蓋是墓前雙闕如王稚子高貫方之類但一闕無姓名此其異爾

金石録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

隸釋漢處士金恭闕石圭首甚銳其上刻三足烏其

次横刻此數字其下有一人執扇而乘馬兩旁有蠕
銜環
趙相雍勸闕碑題漢故趙國相雍府君之闕十隷字
今在梓潼漢代銘墓所叙人之上世未甞書其名諱
此碑載雍君父祖諸兄名又有字其官秩甚詳而雍
君事迹甚畧趙氏以此為碑而謂前十字為闕予考
其文水闕舊墓謂九江君也右校既易地造壟此之
諸冢皆同兆域趙相故吏并志其事蓋題闕之文非

墓道之碑與丘中之銘也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馬之狀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

隸續不其令董君闕所畫者子孫展墓之狀有僕馬休於松楸之下

漢隸字源郲令景君闕銘元和四年立在濟州集古録作景君石椁銘

石筍

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筍是也

石鏡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華表

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邪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賾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

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荅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别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别唯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

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然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搜神後記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遂高上冲天

瓴甓壇

後漢書地理志注　仲尼墓在魯城北便門之外泗水

上墓前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券臺

清異録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邪瘞墓前甃石若甎表之面方長髙不登三尺號曰券臺

金九皋抱甕集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券臺朱子語録云不曉所以後見唐人文集中言某朝詔改為券臺葉今地理書有券臺之說券契也埋地契處曰券臺地契用甎石為之上書財若干緡為死者用財葬于

此山神土龍不得爭競貧無力者遇祭祀則以藉尊俎謂之土筵席

墓圖

古金石例墓圖作方石碑先畫墓圖有作圖象者內畫墓樣各標其穴其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無祭堂則嵌圖牆上韓魏公父墓圖今有此石歲久卧之牆外宗支圖碣二一埋中宮之外一立中宮之上太原以墳塋中心為宅神亦中宮之義也祭堂瓦花頭皆寫云某氏千秋墓瓶亦然南陽宗資墓前人有得古花頭瓦其花頭刻云宗氏千秋今石刻在中州刺史宅凡祭堂二于中宮左右建也

學堂　繡堂

古金石例南京亦倉高太皇祖塋作昭穆葬小兒兮死共葬一處謂之學堂小女共葬一處謂之繡堂

石刻畫像禮器

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賔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

隸釋武梁祠堂畫像為石六所畫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合百六十有二人又有

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

隷續成王周公畫像有標題者六皆偏而不正唯成王周公二榜不漫滅其間張幕設案有總角垂裦而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於東者曰周公則西者當是召公漢碑有龍虎者隨其文觀之則先龍後虎葢以碑之所向為左右也立於二公之後者六人其西三人則無標題皆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此碑所列諸臣翼如也與武梁朱浮畫像法式皆異雍

丘令及此皆洛陽朱敦儒希真所藏者朱云齊魯間漢公卿墓中物亦不詳其主名

雍丘令殘畫碑人馬之形貌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其御也唯第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二人然後至所謂雍丘令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復有一車唯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闕矣乃是寫其平生車騎容納之幽穸

者亦塗車芻靈之意也

漢馮緄墓六玉碑二其上有烏三足狐九尾其下則二驢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蜀人謂之雙排六玉碑又一碑與六玉碑同一石在馮緄墓道中蜀人謂之六物碑其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沒字非漫滅也

馮緄墓單排六玉碑上下有朱雀玄武蜀人既以前碑為雙排而謂此為單排恐亦是馮緄羨道中物

隸釋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於此碑像下有贊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内孫君新刻瑞像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石人

風俗通方相氏葬日入壙敺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腦人臣不能備方相乃立其象於墓側

山東通志曲阜舊縣南八里漢魯恭王子孫皆葬於

此大墓二十餘石獸四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麃君亭冢者有曰府門之卒者餘剥落不可識

漢書顔師古注霍去病冢在茂陵旁冢上有竪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陵司馬北門内

宋次道長安志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

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帝京景物畧耶律楚材墓前廢祠石像尚存一翁仲立未仆天啓七年夏夜有螢十百集翁仲首土人望見夜譁曰石人眼光也質明共踣而碎之

唐會要石人石獸之類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

金石例金制諸葬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減石柱二事

明太祖實録功臣没後封王石人四文武各二一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二品同

石獸

風俗通罔象畏虎與柏故頂上栽柏路前立虎

封演見聞記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國朝因山為陵太宗葬九嵕山門前亦列石馬陵後司馬門内又有蕃

酋會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敺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側而罔兩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或説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有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説各異未詳孰是案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

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榆士楊案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啟周以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宅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謂之

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汝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軿轂擊帳帷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門誌墓古之道邪荅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為覾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為名然墓前石人石獸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孔叢子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

孔丘封五十餘所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

西京雜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刋其脅為文字是秦始皇酈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折處亦如血父老謂其有神

金石例霍去病墓象祁連山立石人馬然則墓前之立石人石柱羊虎之類皆起於漢也唐王建北邙行山頭澗底石漸希盡向墳前作羊虎

水經注獲嘉縣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皆碎淪毀莫記

集古録漢宗資墓天禄辟邪字在墓前石獸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篆書墓在今鄧州南陽界中

漢隸字源司空宗俱碑熹平二年立在鄧州金石云後漢書宋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當得宗資墓獸刻字知均以下皆當作宗列傳轉寫為宋誤

也

金石録漢趙相劉衡墓在今齊州歴城縣界中古平陵城旁墓前有石獸制作甚工

漢隷字源交阯刺史石羊字在郴州止五字刻於墓道石羊髆上

金石録州輔墓石獸髆字酈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髙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髆上刻作辟邪字予初得

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頹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禄近歲為邨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

水經注 濄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碎折

六朝事迹 梁吳平忠侯蕭景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

麟二　梁始興王蕭憺墓在淸風鄉黄城邨有石麒

麟四　梁安成王蕭秀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

金石録初唐太宗以文徳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於

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皆歐

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

唐會要昭陵刻石爲先帝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

安祿山事迹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

汗流

明太祖實録功臣沒後封王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四品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五品石羊馬石望柱各二

讀禮通考卷九十九